

云南

YUNNAN YUN

邬雅公主

WUYA GONGZH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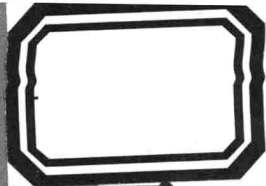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蓝
芒◎著

那条通往临安的陡峭驿道上，暮光中

空寂无人，只在啊过几声低沉的马铃响以后，才从雾罩里钻出马帮来

马背上的驮子都很沉重，看样子是从肩里驮驮出来的？



云南

空

YUN NAN YUN

那条通往临安的陡峭驿道上，荒芜中
空寂无人，只在响过几声隐忍的马铃后，
才从雾里钻出马群来
马背上的驮子都很沉重，看样子是从磨黑驮盐巴来的？

邬雅公主

WUYA GONGZHU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蓝 芒◎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邬雅公主 / 蓝芒 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10
(云南云)
ISBN 978-7-222-08394-3
I. ①邬… II. ①蓝…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
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7334 号

责任编辑 闵艳平 乔月娟
责任校对 乔月娟
装帧设计 马 滨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云南云》 蓝芒主编
书 名 邬雅公主
作 者 蓝 芒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http://ynpress.yunshow.com>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昆明亚明星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8394-3
定 价 48.00 元(套)

自序

这里的三个纪实性中篇，所反映的是不同时代不同人物的命运。当下，在文学已经变成速度、效益、包装与版税大比拼的时候，在文学已经充满感官享受和欲望气息的时候，我的这些仍然在纪实生活、纪实时代的东西，也许出来太迟了，不是时候。

但我今天不想谈此中的是与不是或宜与不宜的问题。这些是是非非就让时间与实践去磨合吧。在这里，我只想说说点关于保持文学个性和关于生命关爱方面的话题。

毋庸置疑，文学是应该从工具论乃至从种种社会规范中解脱出来、消除对文学创作的种种束缚、保有自己的按艺术规律办事的个性、真实地、准确地反映生活反映时代的。与此同时，文学还应该保“有一个对于中国人个体生命的承认、尊重、歉意和抚慰，有一个对中国人本身七情六欲的关切，有一个对于在狭窄的意识形态下的窘迫且穷困的现实生活的检讨与指责”，即不再把文学作为政治工具，而让它重新发扬固有的、以人物形象感染人和以深刻的思想和哲理内涵提升读者整体素质的功能。但这样做，并不意味着文学就可以“远离”、“躲避”到无边无际，把一切自我陶醉、鸡零狗碎、肢体写作、感官享受都当作文学的自由，奉为艺术的品格！有人甚至提出把现实人生

以实况转播的方式传达出来，体现一种所谓不加修饰的“‘毛茸茸’的质感”。那么，何谓“毛茸茸”？请看下面所展现的“毛茸茸”的场景：一个工人，每天从儿子打床上摔下来的“咕咚”声，作为他的起床闹钟他起了床。起床后，紧接着排队洗漱、上公厕，抱着孩子挤公车、赶轮渡，送儿子上幼儿园，等等，平庸琐碎，本能无思。普通人如此，工程师——知识分子也同样不见得有什么高尚境界。这些表面看社会地位高人一等的人物，同样可以为了争取不掏腰包旅游而拉下脸来，像市侩一样与领导讨价还价。如此卑微，如此低俗，这跟石器时代的人的生活有何区别？这样的“毛茸茸”，距离退回到茹毛饮血的时代还有多远？

作家艺术家的笔下，绝不应该仅仅关心一己之事，私下之情，而是要写出震撼天下之事，感动万众之情；无论是欢欣与凄楚，理想与追求，都需要作家从国家和百姓的视角加以考量展现。因为，他所书写的绝不是低俗猥亵的所谓“感官享受”的文字，而是金圣叹心目中的“公共之宝”，是“向天下人心里取出来的”。他的原话是：

世间妙文，原是天下万世人心里的公共之宝。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已达到那样的境界。幸亏对号入座！我只不过是作如是想，亦作如是努力罢了；要是一个人连想都不想，哪里还会去做呢。

目 录

邬雅公主	1
梅乃薇姑娘	78
水月轩往事	196

邬雅公主

一

那条通往临安的陡峭驿道上，葱笼中，空寂无人，只在响过几声隐沉的马铃声以后，才从雾罩里钻出一个马帮来。马背上的驮子都很沉实，看样子是从磨黑驮盐巴来的？其中有两头没驾驮子，驮人；头马后面的一头骡子上驮了个四十开外的汉子，看模样像是马锅头，他轻蹬驮架横坐鞍，翘起一双二郎腿，抱定一支考究的“叫鸡烟锅”，呼噜噜，呼噜噜，潇洒自在，活像传说中的张果老，真是“绿荫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确实安闲。只在偶尔间，当他那淡漠的目光看到一摆摆新丢荒的梯田，和山民逃走一空的村寨时，才显得有些吃惊，不时忧心地膘一眼马帮后梢。后梢同样有头骡子不驮货物，驮着一位品貌端庄的年轻姑娘。那姑娘苍白、呆滞，穿一身士林蓝学生装，裹了个哈尼族包头，也学马锅头一样横坐在马上，文文静静坐着。一双迷茫的眼睛望定那山半腰上慢慢显出店铺轮廊的小小山集，一动不动，仿佛那里藏着她命运和前途的全部答案。

马帮走拢山集头起那棵大龙树下，马锅头遂下马来，向山

集探了探头，似乎对山集上的情景感到有些意外，扭头吩咐别的赶马汉道：“不消进街子了，赶去下一站开亮。”马帮便绕从山集背后的羊肠道而去。年轻姑娘见马锅头站在龙树荫下等她，也慌忙跳下马来，“夏老板，”她叫一声又顿住，脸上惴惴的，一双清水龙潭般乌幽乌幽的眼睛忽闪着。

“邬小姐，这里就是大克勒半坡街，”马锅头缓缓地开了口，“你就到街子上找半坡马店的罗老板。就说是我夏老板叫你来的，拿这烟锅给他看，再挨他说：‘这是夏老板从南路特地挨你家捎来的真正叫鸡烟锅，上等货。’”说着，夏老板很快朝两头扫一眼，从搭裢中拎出一支箍着银箍、小巧精致的烟锅递给姑娘，“他会把你安排妥贴的。你暂住几日，莫心慌。”

这“邬小姐”名叫邬雅，她还是闷闷不乐地不说话。

“邬小姐，你放心，”夏老板本人倒有些不放心的，宽解道：“只消我把你的‘货物’一送到，再挨‘家里人’说说，磨刀不误砍柴工，你‘回家’的事就再不会有那样弯拐了！我回头就来接你。如今是十二月中，多则半月，少则十天，我若不来，也一定会有别个来接头。见面时，只要听他冒叫一声‘唉，小烟锅’的就是‘家里人’了！你再把挨罗老板说的那几句话回答他。邬小姐，不是万不得已，你千万莫走开。”

邬小姐不摇头也不点头，猜不着她听进去没有，只用手在烟锅上来回抹着，说明她多么迷茫和不安。夏老板抽身要走，想了想，又趑回来凑着姑娘的耳根道：

“看来这半坡街也不像原先清静太平。万一发生不测，你就到街尾去找张铁匠，暗号照原，莫忘了。邬小姐，我走啦。”

邬雅目送夏老板趲上盘旋山道，独自深深叹口气，迈步走进半坡街。

窄小的大克勤半坡街很脏很乱，满目疮痍。愈往里走，邬雅愈是佩服夏老板的眼力：这里确实不像清静太平之境！街筒上到处是乱纸屑、烂藤筐、破桌椅，和坛坛罐罐；看店铺，漏屋空堂，店家不知去向，连屋瓦也被狂风揭走。那些篾笆店铺则更破败，屋架像气喘病人一样侧楞在一边，顶上的草排被风一掀，像旗帜一样猎猎飘动。深冬的山风如入无人之境，任意嬉耍游戏，把这僻远高寒的山集搞得披头散发，惨切凄清。邬雅真不敢相信在这里还找得出一个罗老板来！不过，当她来到半坡马店门口，提着小心往里看时，不但有个罗老板，还有两个穿戴整齐的军官正在店里就着满桌佳肴，举杯豪饮呢。“几家欢乐几家愁”，乱世纷纷，鱼龙竞舞，还是谨小慎微一点好。邬雅想着，就暂不进店，趲身走到对街的一棵皂角树下，找个背风地点坐下，她要好好想想：万一事有不妥，被人盘问，该怎么回答……

“邬雅公主，别来无恙啊！”背后有人冷不丁地发了声笑。

邬雅仿佛被毒虫螫了一般，霍地站起，心口怦怦乱跳，好一阵不敢回头去看，“是你，史督！”她稍微松了口气。

“正是不才！”那个叫史督的满面笑容，又深深一个鞠躬。他身着一套笔挺的美式上尉军装，金光闪闪，在这一片破败萧条的小街上，他成了唯一还能闪光的物体，连姑娘的青春美貌与之相比，都不免暗然失色。他那副英俊的脸庞也许稍嫌苍白了些，不过那对墨黑的大眼睛、笔直的鼻梁、厚薄适度的嘴唇

却又因而显得更富男子气慨，“看得出来，公主还是一如既往：为人民解放事业奔波不息！钦佩钦佩！不过，你这有着贵族头衔的无产者何必为了避开我等，在这料峭山风中餐风啜露呢！小人斗胆恳请：殿下，如今天色不早，想必公主也早腹中饥饿，店里正备有酒菜，怎么样？就算我们国共最后一次合作，共进最后一顿晚餐吧。尊意如何呢？”

“哼！”邬雅扭头走到一边。

“遗憾！是啊，败军之将，安敢言和？非常遗憾！”史督轻轻一笑，“不过，我看公主此次驾幸勒山非同寻常呀！是特地赶来此地参加对我等进行‘末日审判’的吧？”顿了顿，他又换了一个声调，“是啊，维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九年岁寒之日，腊尽之时，眼看敝党气数将尽，八百万儿郎只剩残兵败将，贵军乘胜直追，刻已兵临贵阳。敝党本来还想借滇山一隅立足，以图复兴，无奈昆明卢汉倒戈，这就输完输尽了！目前围困昆明的那两个军，不过是行尸走肉，螳臂挡车！一旦溃决，别无他路，必定退居开蒙，然后经由此地斩关夺路，渡红河逃往国外。所以，活跃于滇南的军事干才们如今都把目光投向这大克勒砦堡，使这旷古寂寥的山寨一改它那‘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声’的冷寂，眨眼间身价百倍！真是英豪毕集，说客盈门。……啊，对不起，原谅我一见了你就压不住千言万语，一吐为快！亲爱的公主，记得两年前你曾劝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至今言犹在耳！只恨不才冥顽不灵，反动成性，如今回头也晚了！公主，正当我走向末日之际，你不想以同学的名义，痛骂我这自绝于人民的反动派几声吗？或者你如今因为肩负了重大特殊

使命，竟也缄口如瓶了呢？”

邬雅仿佛遭到一种现实凄怆的袭击，心中立即产生一阵难忍的绞痛。她脸色苍白，一手扶住树干，喃喃地道：“不，不，那样使命不使命，你怎么知道？——你那里知道！你永远不会知道！……”

这叫史督也暗吃一惊，两手一摊，“当然，共产党是人类中的特殊人种，高级共产党人更是特殊又特殊，永远看不透！就像两年前你突然决定抛弃我一样，我至今也没看透！记得吗？有一次，为了是否继续罢课的事，我们在云大讲台上发生了一场舌战。正是你，可敬的红色公主，向我投下一串威力无比的重磅炸弹，当场把我批驳得赤身裸体，原形毕露，抱头鼠窜！从此，你这红色贵族就……”

“可惜这一切都过去了，早成梦迹了！”邬雅感伤地说，“从那以后我就弃政还乡，侍奉慈父，种菊东篱，牧马南山了！”

“当然，能曲能伸嘛。”史督欣然接过话茬，“但我可一点也不怀疑公主‘同志’的忠贞和坚定！正所谓居庙堂之高以筹划共运，处江湖之远而忧国忧民……”

“不，不！莫说了，求你莫说了！……”邬雅的神经似乎再也承受不住这种刺激，大声嚷叫起来。

“好吧。我遵命就是。”史督脸一沉，转而问：“那么，我总可以问问：公主何以此时此地到此地来的啰？”

“我看看亲戚，”邬雅重新恢复了冷若冰霜的神态，生硬地说：“另外，我总还是学生物的嘛，为了学以致用……”

“哦，那可真妙啊！……”史督差点又要来一番机带双敲的

演讲，但偷眼看看邬雅的脸色之后，立即收住，“好、好，不说了，不说了，‘升沉应已定，不必问君平’。”

“史副官！”突然，一声权威的喊叫打断了他，“天色不早啦，我们必须马上动身上堡。”

邬雅扭头一看，就见在半坡马店门口站着一个戴少将军衔的大官。他喊过之后，也不等别人，叉腰挺胸，独自迈步向砦堡攀爬而上。邬雅看看突然像蔫萎了的甘蔗叶般垂头丧气的史督，不觉对他荡起了一点幸灾乐祸之情。她希望他快走，甚至希望不要再有任何人来打扰她，她有紧急的事情要做。

“邬雅，”走出几步的史督又突然回身，一派正经，似乎跟她还有什么不了之情。

邬雅简直愤怒了，她等着。

“你我的志向，彼此都了如指掌，本人不想妄加评论，何况我们还是老同学，一切的一切都好说。不过，我要提醒你注意，”说着，史督向那大官呶呶嘴，脸一沉，“这位是滇南反共救国军参谋长普柯依将军，此人来头不小，心狠手辣，可阴险了！你若决定在此地进行秘密活动，我奉劝你千万要提防他。再见！”

邬雅不觉松了口气，暗暗一点头，目送他们艰难攀登。对一个小小匪伙盘踞的砦堡，竟然动用一员少将加以拉拢，看来国民党押在此地的赌注还真不小！邬雅仿佛连自己的当务之急也忘了，仰头观看起来。

晚霞起处，山衔夕阳。暗淡的阳光似乎把千寻高处、两山夹峙中的大克勒丫口挖成了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一条盘山驿

道白链一般恰好搭在丫口里，又喂进雄踞丫口之下的砦堡口中。此处更别无道路。真个险关万丈，插翅难飞！肉眼看去，堡雉和炮楼都落到夕阳阴影里，朦胧恍惚，露出一付阴森脸孔，确非滇南一般寨栅土圩可以比拟……邬雅顿时感到眼酸头晕，连忙收目定神。她听阿妈说过，她的一个妹子就嫁到那砦保里的马家，自过门后都没回娘家去过。邬雅现在才明白：这里山高坡陡，是个只有岩羊和云彩可以自由来往的所在，姨妈哪能随便上下呢。何况她还听说，那砦堡里驻有一伙强人，杀人越货、打家劫舍，百姓们闻风丧胆，姨妈又岂能自由来往？

想着，邬雅打了个冷噤，连忙朝马店走去。

二

“大爹，罗老板在吗？”跨进马店的邬雅嗫嚅地问。

一个毛胡子老倌，脚步蹒跚，手提一罩闪闪忽忽的松明火正来关店门。滇南山区的冬天黄昏十分短促，才到黄昏天色便已断黑，马店里十分昏暗，加上这罩松明火也不亮堂，毛胡子不想费神，眼皮也没有抬，“有哪样事？”

“果然是罗老板！”邬雅一颗悬着的心归了窍，她带上笑容，也不开腔，只把那支叫鸡烟锅像钟摆一样在毛胡子老板面前来回晃荡。

毛胡子像患有严重痧眼，目光恍惚迷离，瞧东西总是从下往上看。这回他看到了烟锅，目光跟随它晃了两晃，“住店？——没空铺。”把松明罩子指了指门外，仿佛说：“你走吧。”

郭雅急了，心想：这罗老板倒是个谨慎人，怕是没有看清我的脸，不肯松口发问。便把烟锅一提，在毛胡子鼻尖上抖两抖，再高高提着让它贴近自己的脸晃悠。

“嗯？……”毛胡子的松明罩也不觉随烟锅上升，在额头高处照着。一见烟锅后面那张嫩生生、红扑扑的姑娘脸，暗吃一惊，揉揉眇眼再看，那粗夯的身子便不觉随着烟锅晃悠起来，“嘿嘿，这个这个……”他伸出一根仿佛粗竹节般带须根的手指戳一戳，不知指的是烟锅还是人脸？

郭雅连忙递去暗号：“这是夏老板从南路特地挨你家捎来的真正叫鸡烟锅，上等货。”

毛胡子猛然一怔，不过随即恍然大悟，“哦，嘿嘿，上等货，上等货……”他高兴地叫着，一时手足无措地在身上抓挠了起来。

“上等货，上等货！……”他又恢复了主宰，砰地关上店门。

“上等货，上等货！……”他向郭雅挤挤眼，喷了郭雅一脸烈酒的难闻气味，勾着脖子朝前带路。

一丝不快掠过郭雅的脸庞：没有对上暗号！莫非他不是罗老板？但满马店黑黝黝，再无别人，不是他又是谁呢？她骑了一天马早累了，肚子又饿，黑天黑地，人生地疏，除此别无分店，想来夏老板是妥当人，不会办出冒失事叫一个姑娘吃亏。这个罗老板怕是喝得糊涂了，不消挨他计较，就跟他去看看又有何妨？料他一个糟老倌，也吃不了我……

郭雅离着一截，远远跟着毛胡子。走过浅浅的一隔店堂，便是两排长长的马槽通道。忽然，一股潮湿的霉味夹着热烘烘

的马粪味扑鼻而来，冲得邬雅差点发晕，她只好捂住鼻子，蹭着往前走。看来马店生意清淡，槽头虽拴着四五匹牲口，都又老又瘦，一头头没精打采地嚼着草料，不像正在走帮的牲口的口齿；店里也不见有留宿的赶马汉或过往客商，就连个小伙子也没有。邬雅不禁暗暗称奇：莫非罗老板早已歇着不做生意了吗？为那样一片落拓冷清？不，不对，断黑前，明明还看见史督他们在这里吃过酒饭才上山去的呀……对了，乱世纷纷，百业凋蔽，叫一个边山马店如何兴盛得起来呢？邬雅不由暗笑自己阅历太浅，不懂民生多艰的道理！不一会，他们走到马厩尽头，就见两厢靠墙根地上用方木架起两溜通铺，想着这就是往常赶马汉们的下塌处了。通铺上头，离地约一人多高，悬着烟熏火燎、黑漆马洞一溜木棚，前头靠着一截竹楼梯。邬雅想，那棚上也住人吧？——那该算特等客房了！正想着，就见毛胡子回过身来，又向邬雅挤挤眼，自己就咯吱咯吱爬了上去。

棚上密不透风，像粪坑一样窒闷。那用粗木板隔成小间的、原来供过往客商宿夜的高级客房，更像坟坑般窄小难看。邬雅这一生还没见识过这么简陋的居住设施，不觉怔在棚口上，忘了挪步。突然，“砰”地一响，吓了她一跳，回头一看，却是毛胡子推开一间板房门，正在“请”她哩。

“你就睡这间。”毛胡子又用带须根的手指朝房里重重地戳戳，“暖暖，上等货，这个，不亏你！”

邬雅犹豫着，刚刚探过头去想看看是那样房间，就觉呼地一下，她被粗暴地揉了一掌，失去重心的身子踉跄踉跄着直往房中窜，一头撞在一根柱子上，痛得她眼花缭乱，叫痛不迭。

“黑店！”一声惊呼蓦然冲口而出，她不顾一切地趑头冲向房门。可是晚了，毛胡子把松明火随手扔到火塘里，叫本来烧得很旺的火塘，轰地窜起多高的火苗。他用身子把定房门，饥馋的目光罩定邬雅，发出梦呓般的喃喃话语：“嘿嘿，上等货，你莫反悔，你是单个送上门的。这是我的屋子，我两个打伙睡，不亏你！……”

“呸！”愤怒和羞愧绞痛着邬雅的心，头脑反而清醒了，“你，你是什么人？”她喝问。

毛胡子急巴巴地在扯曳自己的衣裳，开始喘息起来，“人？嘿嘿，你找错人罗！半坡马店是共产党筑的窝，姓罗的是老暗探，前几日叫我家麦大哥一家伙抄啦！抓啦！他妈的把一条街全抄啦！变成老子们的天下啦！哈哈！……你问我是谁？嘿嘿，我是谁？！”他痉挛般地裂裂嘴，忽然变作疯狂的吼叫：“我是砦堡里麦家派来管半坡街的大总管！大好汉！我不嫌你是共产婆，收下你这上等货！莫假正经啦，来吧！”

邬雅边听边觉得心惊肉跳，后悔不迭！都怪自己警惕性不高，刚才这家伙明明破绽百出，却还一片痴心认定他就是罗老板！如今落到他手里，不知如何是好。她正呆呆地想着，那家伙却张开翅膀，一片乌云似地向她扑来。邬雅惊叫一声，腾地跳到床上，指着毛胡子气势汹汹地喝道：“你敢再朝前一步，我就叫了！”

“嗬嗬！”毛胡子乐得仰天一笑，“你爱叫就叫！那个答应你？如今半坡街上连黄鼠狼都听我的调遣！你，你挨我，快点……”他猴子似地一纵来到床边，张手就要搂人。

邬雅气得歪扭了脸，看来少不了一番搏斗了！她咬咬牙，猛然举起叫鸡烟锅，看准他的脑门使劲一砸，就听哗啦啦、呼隆隆一声巨响，接着便像山崩店塌，纷纷而下。原来邬雅砸得慌急，误中屋梁上一个大红火药葫芦，里面的火药撒下来，黑云也似，盖了那凶神满头满脸，有的飞进他眼里，把他辣得杀猪也似喊叫，拼命揉搓；另有半截葫芦打飞了，不偏不倚，正好砸落在熊熊燃烧的火塘中，刹时火星迸溅，“轰”然着火，烈焰飞腾。就在这刹那奇观里，毛胡子愤怒得像一头疯狂的野兽，咆哮着，暴跳着，凶猛地向邬雅反扑过来。邬雅倒吸一口冷气，慢慢倒退，目光片刻不敢离开毛胡子，一种真正的恐惧攫住了姑娘。“啊！”她猛地一声惊叫，却是背脊碰到了墙壁，再没退路了！这时，毛胡子已经急疯了，一头抵在她腿上，一双爪子就拼命往她身上又撕又扯。不管邬雅如何手脚并用，蹬、踢、撕、咬，那家伙只当抓痒痒，把姑娘紧紧箍住。眼看邬雅满身凌乱，力气快用完了，便有意缓一缓，一俟那家伙稍微松松劲，出其不意，她抬脚蹬住毛胡子的额门，使力一蹬，就见毛胡子像一片败叶般飘了开去。

“哎哟哎哟！……”随着呼隆隆一阵怪响，毛胡子仰面巴叉接连踉跄倒退，一路碰翻了桌凳，砸炸了火塘，飞撒的柴火烧着了糊墙纸，和毛胡子的裤子。一时哗哗剥剥，四处都着起火来。慌得他只顾在地下打滚灭火。可他滚到那儿，火药便烧到那儿……瞧他那一身好火呵！

邬雅更不怠慢，连忙逃离了那家黑马店。

冲到街心，邬雅孑然伫立，四顾茫茫，那满腔的孤愤与凄